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

在央视虎年春节晚会上,源自宋代名画《千里江山图》的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带来的一抹清新典雅的宋韵铺满舞台;在北京冬奥会冰舞赛场上,中国选手王诗玥、柳鑫宇穿着设计灵感同样来自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服装亮相,起舞妆点冰雪世界。青绿,俨然成为了当下最火的“中国传统绘画的组成部分,青绿山水也成为了让更多人喜爱的画科。

青绿之“热”,热了好几年。早在博物馆文创之风刮起之时,取材于《千里江山图》的胶带、包装材料就受到欢迎。2017年9月,“千里江山——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”在故宫博物院开展,引发了社交平台上不绝于耳的“故宫跑”。2017年底,央视综艺《国家宝藏》演绎的《千里江山图》前世今生传奇,更将其作者——北宋天才少年画师王希孟“带到”了人们眼前。

人们沉醉于青绿山水那苍翠富丽、兼具高远与精微的美,感叹时年18岁的王希孟的少年意气、才华横溢。而事实上,如果回溯历史,《千里江山图》在鉴藏系统中多处于寂静之地,青绿山水较长一段时间处于边缘地位。

何谓青绿?青绿山水的评价为何“一波三折”?在当今,它又如何创新发展?记者采访了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秘书长、著名山水画家石钢。

中国山水画独立成科, 肇始于青绿

青绿,指的是矿物颜料中的石青和石绿,这两种色彩宜表现山峦林泉的自然之美。青绿山水又有大青绿、小青绿之分。大青绿多钩廓,皴笔少,着色浓重;小青绿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薄施青绿。

青绿山水画是中国最为古老的画种之一,历经千年,北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壁画、东晋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等画中都有表现。只不过这一时期呈现的仍然是“人大于山,水不容泛”的画面。中国山水画彻底从人物画中独立成科,也是从青绿开始的。隋代画家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被明代书画鉴赏家詹景凤评为“始开青绿山水之源”。

青绿艺术的完善,最终推动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主体性,同时创造了中国山水画艺术的第一次高峰。从展子虔到李思训、李昭道到王希孟、赵伯驹,前后绵延四百余年,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的极盛时期。应该说,青绿山水和浅绛山水曾平分秋色,共享中国古典绘画黄金时代荣光。

北宋时期,王希孟师法前贤,以精妙的笔法和图像建构,展现了一个限于咫尺之间却有千里之势的世界。其山峦连绵,江河浩渺,还有其间建筑、人物,都非常细致,这和宋代理学的“格物”精神利用到绘画上是分不开的。作为一幅皇家的“命题作文”,它迎合了宋徽宗的心理需求,以磅礴舒展、雅致华贵的布局和施彩,表现了千里江山开阔无限,又曲折入微,充分地显示了祖国山河的壮丽多姿。而且,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,很多画作都被毁了,《千里江山图》却能保存得完好,色彩还如此浓丽,不得不说,《千里江山图》是一个“幸运儿”。

另外,今天习以为常的“青绿山水”这个词,在王希孟创作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北宋时代尚未诞生,要到王希孟身后的宋末元初才出现。北宋时,这种画法被称为“着色山水”或“金碧山水”。



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冰上舞蹈自由舞比赛中国组合王诗玥/柳鑫宇身着青绿山水比赛服。

再续青绿之美

经过千余年的发展,以笔墨为核心的水墨画在走到近百年的极盛之后,可容纳施展创新拳脚的空间越来越小。被长久边缘化的青绿艺术却是跃跃欲试,呼唤着有创造力的画家在那里开辟中国画新的疆域。

重建青绿之美,不得不提张大千。他在泼彩画中展现了青绿艺术的新生命活力,更证明了青绿艺术创新求变的可能性。从传统的勾勒渲染到泼墨技巧,从纯粹的石青石绿到墨彩的巧妙融合,从单一的勾勒到大片彩墨和皴擦点染的相得益彰,张大千不是将传统的青绿与水墨机械地分割,而是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。

如果说,张大干在那个时代发现了青绿之美是独具慧眼,那么在今天青绿之美的诱惑要强大得多。今天,青绿之美被大众所认可,与人们希冀以艺术表现青山绿水的生态观有关,与民族自信不断提高、从而愈发欣赏中国传统色彩有关,也与各种媒介和各种艺术手段不断地创新性表现有关。但若要延续和复兴青绿之美,不能够简单地依靠重复继承青绿的已有技法技巧和形式语言,这不可能彻底改变已延续千年的青绿边缘化的位置。

色彩仍是中国山水画的薄弱部分,色彩之美仍是山水画所缺乏的。要恢复青绿艺术的功能,在于能否将创新的生命活力注入其中。

张大干的成功探索告诉我们,青绿技巧完全可以发展和创新,随着技巧的发展和创新,山水画的视觉语言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。在张大干的泼彩画中,传统的山水画形式大为弱化,抽象的形式和意境大大提升,艺术家的主观创造性得以极大地发挥。

从字面上看,青绿限于石青、石绿,古代的青绿艺术基本上是谨守规范的。张大干不仅在技法上大胆革新,色彩上也超越了青绿,还将朱砂、朱膘、白色运用到青绿山水的创作中。我们相信,在实际的创作中,每个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我表达的需要,自由地使用各种不尽相同的色彩,以形成最大可能地表现艺术个性的视觉语言和视觉图像。

湖南自然景观奇诡,人文精神独特,是我们艺术创作无尽的宝藏。回望发展沿革,湖湘山水并没有形成固有的一种模式,与江浙一带流传有序的画派迥然不同。湖湘山水画创作是开放、多元、自出新意的,有相对更多自由、畅达、独特视野的语境。各个时期湖南画家独立的思考和创作,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更具有时代气息与浓郁的湖湘文化色彩。

近二三十年,湖南涌现出了一大批从事青绿山水画创作的优秀画家,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为湖南的中国画创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近年王金石教授领衔多名青绿山水画家创作了青绿山水长卷《南岳七十二峰图》,具有新时代精神、饱含史诗品质,在艺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去年底,我省启动了“大美潇湘”大型系列中国画创作工程。目前,6个创作组完成了采风写作收集素材等工作。在“湘水”这一绘画主题下,我们就将采用青绿山水的技法进行表现,力图以充满古意又融合现代探索的青绿色彩展现生态之美。

青绿,将赋予湘水何种神采?十分让人期待。

湘江观潮

谢子元

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参与者,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,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总书记一再强调的“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,运用历史的、人民的、艺术的、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,倡导说真话、讲道理,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”。

当前,文艺评论中有一些虚假的繁荣,废话连篇、隔靴搔痒,人情评论、口水评论广受诟病,文艺批评变成了“文艺表扬”,弱化了其推动创作、引领欣赏的功能。中央一再要求开创评论新风,人民群众呼唤文艺评论说真话、讲在点子上,真正发挥评论的功能。说真话应该是评论家的良知底线、是评论的起码要求。

究竟文艺批评怎样才能说真话?笔者以为,首先,评论要有真知真见,批评者要有真话可说。并非批评者想说的话就是真话,真话应该是在科学的批评理论和价值体系指引下对文艺实践、文艺现象、文艺作品的洞见,是切合实际的有力的思想见解。批评者只有比创作者站得更高、看得更远,并通过“操千曲”“观千剑”,然后才能“晓声”“识器”,形成真知灼见,使创作者可以达到、尚未达到的艺术才能、思想高度充分地释放出来。

郑板桥有副对联:“搔痒不着贅何益,入木三分骂亦精。”鲁迅十分赞赏此联,曾将其书赠日本作家增田涉。这副联可以说就是对评论效果的高度概括。评论可以赞,也可以骂,但赞要赞在点子上;骂也要骂得准确、深刻,不是漫天放“空炮”。当然“骂”是形象的说法,文艺评论中所谓的“骂”应是指公正的批评,不是以炒作或挟私报复为目的的无聊笔墨官司。

好的文艺批评离不开优秀的批评者。所以,坚持“古为今用”“洋为中用”,会通马克思主义的、中华传统的、西方现代的批评理论,加强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和批评者的专业修养、文化素养,提升评论者的艺术敏感和审美判断力,成为培养真正的文艺评论队伍的一项急务。

其次,评论者要独立独行。现在,一些评论者不从文本着手,就能滔滔不绝,一味拔高的奉承让人脸红;也有自恃清高,以点带面,攻其一点,否定全部,棒杀呵斥酷评的;还有动不动套用一些国外的新名词新概念和自己所谓的“主义”“流派”,夸夸其谈,让人听了如坠云雾,不知所云。

这一方面是因为评论者不愿说真话。很多研讨会、评论活动都是由作者操办的,评论者能不心领神会,为之量身定制?评论者与作品互动得少,与作者互动得多,会丧失应有的独立品格。另一方面,一些创作者没有听真话的雅量,“老虎屁股,一摸就跳”。其认知惯性就是“来说是非者,便是是非人”,把真诚善意的批评看作是有针对性的口诛笔伐,评论者也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。所以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健康的文艺评论氛围,磨砺评论家应有的风骨和批评勇气,将文艺批评做得有点“批评”,有点锋芒。

当然评论家都是人,都要生存和发展,不仅应获得应有的尊重,还应该有相应的科学的报酬机制,否则就不可能有独立独行的真正的评论家产生。

再次,评论还要快人快语。要倡导“竹筒倒豆子”式的评论作风,好处说好,坏处说坏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;而不是藏着掖着、温温吞吞、“看菜下饭”。当然,“快人快语”并非“黑旋风”式的上来一顿板斧,并非心到口到、言随意到,而是思想、学理、洞见支撑下的批评“爽利”,也并不反对更便于创作者接受的批评“艺术”——比如“一分为二”,比如“委婉”。

还要倡导开门明白、新鲜活泼的批评文风,既要允许“说三道四”,更要提倡花样百出,正如古人所言,“为人先须谨重,文章且须放荡”。评论不应一味长文呆论,更不可千人一面,搞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话语。好的评论本身也应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,套一句俗话,“别把村长不当干部”,也“别把评论不当作品”,评论者要树起这份自信。但这要求我们首先努力把评论作品锻造成为艺术品、成为美文。

(作者系省电影评论协会主席)



《千里江山图》卷(局部),北宋,王希孟作,绢本,设色,纵51.5厘米,横1191.5厘米。故宫博物院藏。

贺文春

仲秋的一个晚上,想不到“绝交”三年多的表弟第一次打我电话,邀我周六去他家里做客。

这位表弟是我堂姑妈的儿子,大名李全友,小名牛几。长得五大三粗,力气过人,一身好水性,家住水府庙水库北岸的山坡上。小时候我们一起玩得多,成年后也常见面,但那件事故发生后,他非常生气,发誓不和我来往。

那一年秋天,正是政府取缔水库庙养鱼拦库、网箱和钓鱼船的攻坚阶段,表弟的网箱恰好正是出鱼的好季节,钓鱼船生意也非常红火,天天满员,他心里如何舍得?再加上执法的工作人员有些马虎,跑了很多鱼,表弟就执拗地要按照自己的数字赔偿,结果打起来,被拘押进了派出所。

姑妈打我电话求援,要我赶过去和亲戚们一起去管委会讨说法。我没有答应,而是劝他们冷静,后来表弟就再也不理我了。尽管后来我主动去看他,但他总冷着脸。

周六赴约,到达表弟家里时已近黄昏。我有些吃惊,三年前那栋半红砖半土砖的老式平

搁浅的钓鱼船

房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二层的欧式别墅,依山傍水,很有气势。表弟的“全有农家乐”饭店就开在自家的庭院,围墙大门上8面彩旗在秋风中飘扬,金字招牌在暮色中仍然熠熠生辉。这家伙,发了啊!

别墅地坪下面就是波光粼粼的湖面,那艘可以容纳8人的钓鱼船静静地停泊在水边,我一惊!难道表弟还在偷偷干违法的勾当?

表弟和弟媳二人在柴火灶边忙碌,他们刚刚接待完晚上一桌客人,所以我们的饭菜就迟了很多。

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劝他的时候,侄女已经按我的意见在院子里摆好餐桌,开始吃饭。头菜是雁鹅菌炖土鸡,这个雁鹅菌正当时令,生长在水府周边的山林中,清香四溢,堪称山珍。更令人赞叹的是表弟亲手烹制的几道鱼类。表弟举杯敬我:“哥,我错怪你了,最近我才知道你那次其实和管委会的领导说了情,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,也得到了关心和帮助。和

我一起网箱养鱼的村民现在有的搞民宿,有的办茶厂,有的搞生态农场,有的加工火焙鱼,日子都过得好。想想那些年网箱养鱼虽然解决了生计问题,但污染了水体,那时的水连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不舒服,水质差得连白鹭也越来越少,鳜鱼甲鱼就更少了。”

说到甲鱼,表弟兴致勃勃地说:“哥啊,今年春上,我看到过娃娃鱼和水母;前年还有一个村民用鱼网网了一个大甲鱼,56斤重,后来放生了,就在前面的神龙岛放的,好几百人看热闹。”

我醉了,朦胧中似乎看到一轮红日从山那边升起,青山、绿水、蓝天、白云,栈道、游船,还有草地上那一顶顶帐篷……水府的明天,一定会更加美好。

